

白先勇 | 历史深处，父子乡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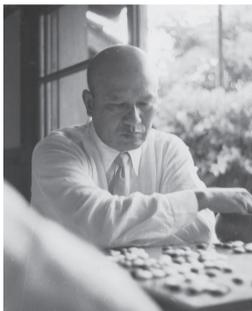


北京、南京、武汉、广州……直到上海，3个月来，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，携带新书《白崇禧将军身影集》，签售、演讲。6月下旬，“父亲的身影：白先勇主题讲座暨新书签售”在民生现代美术馆进行。站在文艺之外、历史之内，他缓缓叙述着风流云散的往事，以及发自内心的悸动。

■文 | 唐骋华 叶佳妮 ■图 | 受访者提供 资料



▲“台儿庄大捷”后，父亲成为抗日英雄，当时《良友》画报以父亲作为封面人物。



▲一九五〇年代初，父亲在围棋协会下棋，全神贯注。



▲一九六三年一月，台北松山机场，父与子最后的合影。



▲一九四六年三月，父亲携四哥先忠到南京郊外打猎，那天的猎物有刺猬、鹿、雉。先忠与父亲最亲，是父亲的爱儿。

上海是白先勇此行的最后一站，也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站。

1946年春，9岁的白先勇初到上海，住在虹桥路上的一座德式洋房里养病——两年前，他被诊断出患肺结核，不能上学。当时，肺结核被视作绝症，所幸优越的家境加上点运气，白先勇得以康复。翌年，他随家人搬至毕勋路，并进入南洋模范小学念书。

“那才算真正看到上海，童稚的眼睛像照相机，咔嚓一下就把所见所闻拍了下来，形成了脑海里千百幅的‘上海印象’。”数十年过去了，白先勇依然记得“仰头一望，帽子都会掉落尘埃”的国际饭店，记得“有两寸厚红绒地毯”的大光明电影院，他还能历数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，耳畔还回响着周璇的《夜上海》……

“我离开时，上海真是花花世界。”尽管只住了两年半，但白先勇说，“那一段童年，对我一生都意义非凡。”

将近40年后重返，探访故里，毕勋路已更名为汾阳路，白公馆则成了一家餐馆。白先勇从餐厅的窗口望出去，树木犹在，水池干涸。上海已物非人非。有趣的是，大世界那块标志性的“哈哈镜”尚存，幼年的白先勇曾站到它面前，看着镜中忽胖忽瘦的自己笑不可支。长大后他才意识到，世相正如同哈哈镜，许多人和事因被扭曲而变形。

背影

“暮年丧偶，儿子远行，父亲老泪纵横”

6月23日，民生现代美术馆，面对七八百名读者，白先勇娓娓讲述——不是青春版《牡丹亭》，而是白崇禧。对别人，他是历史风云人物，对白先勇，他是父亲。

大屏幕一张张地播放着白崇禧的照片。“这是北伐途中拍摄的，这是台儿庄大捷后的留影，这是我和我母亲……”其中一张照片，白先勇讲解了很久。那是1963年1月，他将赴美国留学，冒着寒风冷雨，父亲一直把这个疼爱的儿子送到了飞机下面，起飞前，留下这张合影。照片里白崇禧淡定温和，白先勇则戴着墨镜，穿得摩登，笑得文艺。

笑容之外则满是凄凉。此前白先勇的母亲刚过世，“暮年丧偶，儿子远行”，平日里喜怒不形于色的白崇禧竟老泪纵横。而透过机窗凝望父亲的背影，他亦潸然。“父亲的背影”是此次演讲的题目。原本该叫“父亲的身影”，与新书《白崇禧将军身影集》的名字相配。可不知怎么，主办方将身影换作了背影，“或许大家都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



白先勇

1937年7月生于广西桂林，排行第八，中国国民党桂系将领白崇禧之子。1946年住在上海，后移居香港，1952年居住于台湾。1958年在《文学杂志》发表处女作《金大奶奶》，两年后与台大的同学共同创办《现代文学》杂志，成为中国台湾文坛重镇。1963年赴美国留学，并任教直至退休。代表作有《玉卿嫂》《游园惊梦》《孽子》《台北人》等。近年来致力于推广昆曲，改编了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、新版《玉簪记》等剧目，深获好评。

轶事

白先勇与她们

1961年张爱玲来台北，白先勇慕名与她吃饭，“她蛮开朗的，看我们一群小孩子写作，也看了我们的杂志。”张爱玲的普通话带点京腔，人很瘦，“很不平凡，像古画里走下来的。她真的很敏感，很有灵气。”

1984年，台湾导演白景瑞将《金大班的最后一夜》搬上大银幕，白先勇亲自过问了片尾曲的创作和演唱。起初，投资方想请邓丽君，白先勇却认为她嗓音太甜，力主蔡琴担纲。“那时候蔡琴刚刚跟第一个未婚夫分手，情感十分到位。她也因此红了。”

有一次，朋友顾福生拿一个学生的文章给白先勇看，白先勇把它发表在了《现代文学》上。那篇小说叫《人鬼恋》，作者三毛。三毛视此为“创作生命力的一扇天窗”，对白先勇心怀感激。

《背影》吧。”言毕，白先勇有些凄凉。那是他最后一次与父亲相聚，也是父与子最后的合影。

不过彼时，一门心思向往西方学习现代主义文学的白先勇，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父亲背影后的憾恨与落寞。

早在留美前，白先勇已凭借《玉卿嫂》《寂寞的十七岁》《那晚的月光》等小说，享誉台湾文坛。他和同学陈若曦、王文兴共同创办的《现代文学》杂志，则影响了一代台湾年轻人。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期间，白先勇学习文学理论和创作研究，陆续出版了《谪仙记》《台北人》《游园惊梦》等小说集。这些作品，奠定了其在华语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引人注目的是，白先勇小说里处处有上海的影子。处女作《金大奶奶》，写的就是上海故事。《永远的尹雪艳》也是上海人和事，还把国际饭店写了进去。《游园惊梦》则反映了南京和上海的昆曲盛况。必须提及的还有《谪仙记》，写一群上海小姐到美国留学的故事，1989年被谢晋导演以此为蓝本，拍摄了经典电影《最后的贵族》。

对儿子的作品，白崇禧作何观感呢？“父亲去世得早，我们没讨论过。但他应该读过我前期的几篇小说。我猜他会感到惊讶：看起来乖乖的，居然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。”不过对于他办的杂志，白崇禧始终支持。

心结

“演我父亲的，一点也不像！”

1999年，白先勇写了篇长文，详细讲述白崇禧抗战后在东北的经历和思索。此前他已从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退休。文学家忽然转向了历史，为什么？

白先勇没有直接给出答案，他只说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心目中的父亲形象是零碎的。

白崇禧是严父，极重视教育。“父亲很害怕我们会变成纨绔子弟。”在白家，孩子们的地位按照成绩排，擅长考试的白先勇深得信任。“我的哥哥姐姐和两个弟弟统统曾挨骂、挨打，唯独对我，父亲从小到大连一句重话都没有。”这也跟他幼年染上肺结核有关，患儿总是能得到父亲更多的垂怜。■

我有一种还原历史的紧迫感

生活周刊：您给我们看您与白崇禧先生最后一张合影，他逝世的时候您在哪里、什么反应？

白先勇：在美国，感到太突然了，之前我没任何感应。我没有落泪，而是整夜无眠。我知道他晚境并不愉快，第一是有乡愁，第二他一辈子都是做大事的人，怎能耐得住清闲？但他从不抱怨，也不消极，这也是我最佩服父亲的地方。我为他、为他那个时代的逝去，感到悲凉。

生活周刊：在搜集这些照片的过程中，这种感触是否越来越强烈？

白先勇：每一张照片都给我启发，看起来它是一张照片，记录了一些人物和时间，其实后面的故事很长、很复杂的，往往就代表了历史的转折点。这本书有五百多幅照片，我把它们的故事写出来，也花了十万多字。虽然还只是图说，背景写得比较简单，但编完这本书我已经觉得，啊呀，历史太复杂了。

生活周刊：本来您在写白崇禧先生的传记吧，为什么先出了本影集？

白先勇：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把历史最原始的材料保存下来。照片真的可以说话。沪会战期间，美国的生活杂志拍下了一张照片，画面里一个婴儿被遗弃在地上，四周是火海，他在痛哭。这张照片刊登后，引起国际上对中国的同情，它也象征着中国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。所以我觉得，照片最能够给你直接的印象。

生活周刊：传记呢？很多年前您就开始撰写了。

白先勇：真的写了很久（笑），但事情太多了，刚编完影集，让我透一口气。最大的困难就是牵涉面太广，辛亥革命、北伐、抗战，等于整个现代史我父亲都参与其中。目前50万字的传记已经完成了大半。

生活周刊：这几年的大陆书市，历史类题材非常火爆，您朋友齐邦媛女士的《巨流河》就取得了极大声誉。您认为这是为什么？

白先勇：我们这个民族非常尊重历史，从远古开始，就有文字来记载历史。你看我们有多少历史巨著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资治通鉴》等等。我们是一个有历史感的民族，史官的地位历来很崇高的。历史最重要就是还原真相、表现真相，不是真相就不是历史，而成了小说，就是虚构的。对我和齐先生这代人来说，有一种还原真相的使命感。如果我们再不写、不记录，那些现场发生的故事可能谁都不知道了。我想这种紧迫感和古代史官是一样的。

生活周刊：给自己的父亲写传，能保持客观公正吗？

白先勇：我写的时候一点忌讳也没有。当然我不是历史学家，传记包括这本身影集，讲的主要是我对父亲的理解，因为我晓得他最关心和遗憾的是哪几场战争。大学时代父亲跟我谈古论今，讲了不少他的军旅生涯。我遗憾当时年少，否则，他会谈得更深入些。

生活周刊：传记杀青后，您会继续写小说吗？

白先勇：小说依然是我一生的最爱。父亲的传记也快写完，我想我还会继续创作小说。我以前的作品有很多没讲完就放下了。

对话

Dialogue



南京大方巷家中，唯一一张全家福。图中后排右起：三哥先诚、二哥先德、大哥先道、大姐先智、二姐先慧、三姐先明。前排右起：四哥先忠、六弟先刚、父亲、母亲、七弟先敬、先勇。

即便绰号“战神”，内心也有柔软之处。赴台湾后白崇禧郁郁寡欢，思念广西老家，靠吃桂林米粉缓解乡愁。“可不用桂林的水，味道就总是不对。”如今，每次回桂林，白先勇三餐皆吃米粉，顿顿五两。“这里有我和父亲的乡愁。”

除此以外，晚年白崇禧将情感埋藏得很深。他会谈起北伐、谈起台儿庄战役、谈起淮海战役，也谈起他和诸多风云人物的恩怨情仇，但不怎么详细。仅有的煽情场面，是教孩子们唱《满江红》。“父亲崇敬岳飞，《满江红》是他一辈子唯一会唱的歌，而且常常走音。”透过歌声，白先勇觉得父亲是寂寞的，因何寂寞，则不甚了了。

这像块心病，挥之不去。1971年，父亲去世后5年，白先勇写了短篇小说《国葬》，即取材于白崇禧的葬礼。1987年白先勇重返上海，很意外，看到了《血战台儿庄》。“演李宗仁、蒋介石、孙连仲的都很像，只有演我父亲的，一点也不像！”十年后张曼玉、杨紫琼、邬君梅联袂主演《宋氏三姐妹》，白先勇的观后感：“一个也不像，差远了，没那个范儿！”

谁能写活“那个范儿”呢？二三十年来，白先勇每次见到齐邦媛，后者总催促他：“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？赶快写啊！”前些年，齐邦媛回忆父亲齐世英的《巨流河》出版，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。2012年5月，白先勇编撰的《白崇禧将军身影集》问世。86岁高龄的齐邦媛特意出席新书发布会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我催了三十年，他大概想我没希望了，结果呢，我拼了老命等它写出来！”

追寻

“他不仅是军人，更是有理想的人”

为父亲写传记的念头，萌发于1990年代初，在外人看来，过程似乎并不连续。其间，素来迷恋昆曲的他为这门古老艺术能焕发新生而四处奔波。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、新版《玉簪记》等剧目相继推出，他还带队走进校园、走近市民，深入浅出地讲解昆曲

之美。在大众眼里，白先勇更多的是“昆曲义工”，而非“白崇禧的儿子”。

但再忙，他也没忘记肩头的使命，利用各种机会搜集新材料。白先勇向记者介绍，关于白崇禧的资料，主要有广西图书馆珍藏的1930年代演讲稿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、现存大陆的老报刊、书信、同代人的回忆录，以及台湾方面在白崇禧晚年时做的口述历史……

埋头于故纸堆，白先勇梳理出了父亲的隐痛。“他不仅是军人，更是有理想的人。”而他和一些历史人物的恩怨，“纠缠太多是没有意义的。”鉴于主流叙述中的白崇禧有时“身影高大”、有时“踪影全无”，白先勇决定先编一本“身影集”，让人们有一个直观感性的认识。

用两年时间，白先勇寻找线索、挖掘材料、反复辨识，编撰成《白崇禧将军身影集》。“照片会说话”，他要图说白崇禧。

近三个月，白先勇走过北京、南京、武汉、桂林、重庆、广州，最后抵达上海，几乎循着父亲当年的足迹探访了一遍。上海站的策划方“壹立方工作室”相关人员告诉记者，从广州飞上海那天，广州下雨，“白先生入住酒店已过晚8点，他没休息，而是修改讲座中要用到的视频。”

翌日，白先勇着一身米白色西服，面带微笑站着开讲。老照片一张张翻过，从北伐、抗战到退居台湾，白崇禧一生的起落渐次展开。抗战中的台儿庄战役、昆仑关战役皆为白崇禧的得意之笔，白先勇讲得风生水起，底下传来阵阵赞叹声。而好几场恶战，他连用几次“惨烈”，历史关键时刻的抉择，更惹人叹息。

书中收录一张全家福，是1946年7月9日，白氏携子女在南京大方巷的家中所摄。照片旁有白崇禧的题词：北伐誓师二十周年纪念。那段光辉的人生起点，他一直引以为傲。“这是我们唯一一张全家福，以后再没凑齐过。”白先勇忧伤地说。1996年他们在美国东岸重聚，三姐已离世，如今，10个兄弟姐妹仅存6人。■

城市优质生活读本

生活周刊

LIFE WEEKLY 源自1925·上海

悦读网
ZUBUNET

生活周刊携手悦读网推出
《生活周刊》电子版
敬请鉴赏

www.zubunet.com

悦读网，中国专业性的电子期刊杂志网站
提供涵盖近二十个专业领域，超过千本的专业期刊和时尚娱乐杂志
强大的搜索功能将为您进行跨刊，跨年度的刊物搜索提供便利



电子期刊

标准方式：

本期

¥ 0.00

立即订阅

关键词 (Tag)

贾樟柯 12颗灵魂的叠加

出版日期：

2011年1月11日

过往期刊

2011/01/11

下载

2011/01/04

下载

2010/12/21

下载

2010/12/07

下载